



走出家庭 黃妙嫦

從地窖的酒吧鑽出來，又再度被黑夜圍困。雖然我不愛喝酒，又比較相信那些存在記憶中的樂章，但我還是每晚都躲在這黑暗的角落裡，把自己作短暫的遺忘。

如果世界上只剩天使與魔鬼，我也許只能做個憂鬱的魔鬼，光圈從來就只懂冒在天使頭上。

這些日子裡，我有嚴重的自虐狂，一天可以不停打六小時羽毛球，明知體力不支，卻又偏要在烈日當空的時候練跑步，同時喪失了一切時間觀念，日與夜對我說來毫無分別，而且我已經慣性失眠了二十多天。

「從實招來，是否性苦悶？」

「點止苦悶，簡直是冷感。」

「試試喝杯熱牛奶，然後數綿羊。」

我笑着離開滿是喧鬧的車廂，獨自步上那築在橋上的家。我實在沒有勇氣承認自己在狂歡之後，感到空虛，失落。從來就不相信性，更何況是牛奶與綿羊……

我仍然打算繼續失眠下去。

躺在四面粉紅色的牆內，感覺上是如此的不協調。書架上除了書就是玩具。我把阿草的耳朵束一個結，它依舊咧着咀笑，平穩地靠在我的枕畔，永遠做個忠實的好聽眾。究竟要到什麼時候他們才肯相信我已經不愛玩具，也實在無須再用粉紅色與感情來寵我。

閉上眼睛，腦袋一片空白。耳邊傳來斷斷續續的電話鈴聲，我沒有忘記這個多年來唯一聯繫情感的默契。我應該坦白告訴爸爸，請他別再企圖用自責式的漫罵來引起我的內疚，因為這招式早已失去效果。我只會感到憤怒，又或者以此作為一個有力藉口，況且我得承認自己一直以來都在等待一個像這樣的藉口。

將一切都留在家裡，當人決定離開的時候，就什麼都變得不再重要，孑然一身，來去自若，可以帶走的竟是這麼少。

截了一輛的士往希爾頓的咖啡室。看那橋上的家消失在路的盡頭，心裡揉合着失望和惆悵，我對家的感情也揉着被這黑夜扯得支離破碎，在短短的幾個月裡，除了情感，我把什麼都擺脫了，先是工作與金錢，如今是那個他們為我刻意安排，佈滿玩具的粉紅色房間，其實我討厭玩具，及那要命的粉紅色……兩旁的樹木在匆促後退，眼前的形像重複又重複，我曾經看見太陽拖着一條彩色的尾巴，在這個叢林裡馳聘，我說，如果我懂得寫詩，要給你寫首最好的。

咖啡室不知在什麼時候不再通宵營業，木球會消失得無影無踪，聽說法庭頂樓的飯堂也結束了？這個我曾經由熟識而漸至忽略的中區，千瘡百孔，像頭怪獸，變得越來越醜陋，不過誰會介意呢？那年我站在太子行的天階上看嘉年華會，想來也彷彿是幾個世紀以前的事了。

無聊地踱在一片片的鉄板上，心裡盤算着今晚可以棲身的地方。記憶力此刻似乎出奇的好，一句說話，一個表情，全都清楚地浮現腦海裡，每處地方都牽引着一段回憶。有天老了，坐地下鉄經過中區，心裡想的必然是那些會發生在地面上的一切——

我把極度疲乏的身軀塞進朋友的車廂內，時間是零晨四點，汽車泊在私人露天停車場上，萬籟俱寂，遠處只有疏落的樹影和街燈，夜正濃。

神經質地抓緊呔盤，我熟識這輛汽車，它在黑夜裡閃閃發光的車蓋，也是我們今天在梅道用山溪水把它擦亮的。過去的十多天裡，我絕大部份時間都與它在一起，還有些不用工作的朋友，每天駛着車子遊遍港九各地。別人很難想像我對香港地理環境的認識會如此貧乏，但我實在是第一次有機會經過屯門公路，飛鵝嶺等地，也首次知道香港有流水响道這麼浪漫的地方名。我曾在赤柱炮台，面對茫茫大海，渡過無數炎夏的午後，更在同一飯店不斷出現了近個多星期，日子是熱鬧而又匆忙的。

我總愛在不適當的時候，想不適當的事情。好像現在，心裡想的儘都是你那一套「東風螺理論」，還有你不可理喻的愛情價值觀。我或者可以無須向你解釋為何對你情感依附，而又理智背叛。

鹿橋在「人子」裡說：那裏有一個港口值得用一生的精力、時間，向它駛去？那裏有一個港口值得為它就捨去所有其他港口的風光？

讓我告訴你，我不會寫最好的詩，我甚至不懂寫詩。

快樂的時候，是否該抱着阿草說一千遍快樂，直至自己不再快樂為止？

不，你說過，樂要自己享，而苦亦要自己受。如果這也算是愛，那麼我是終於能夠感受到它的昇華，在七年後的今夜。